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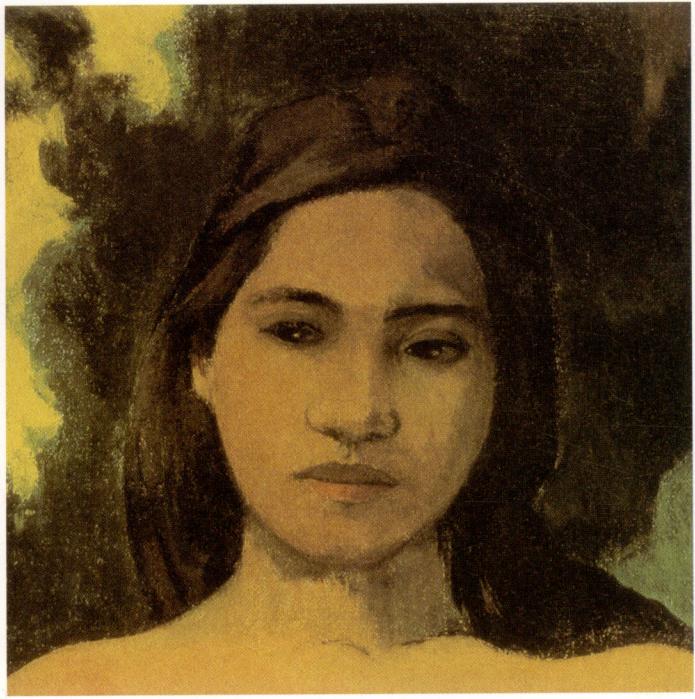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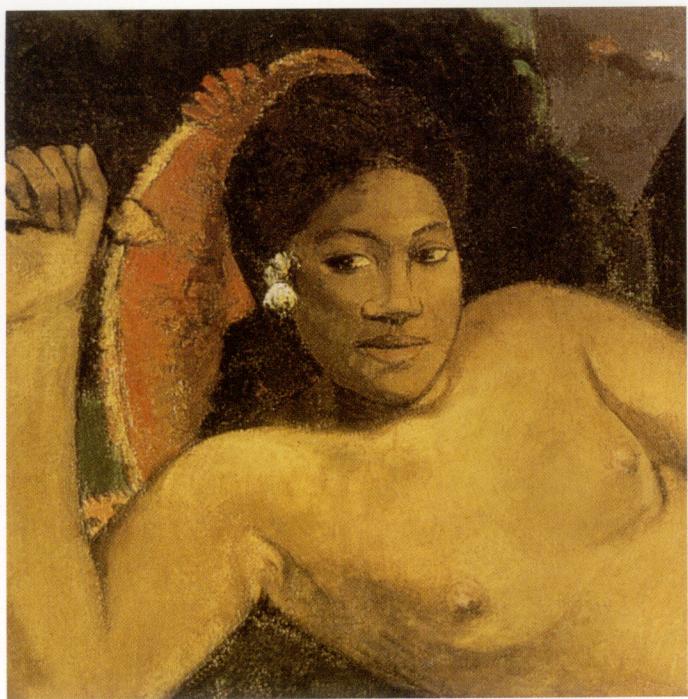
高更



【世界经典画家珍藏】

高更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上海·西安·北京·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更/屈海燕译.一上海: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4.9
(世界经典画家珍藏)
ISBN 7-5062-6811-6

I . 高... II . 屈... III . ①高更, P.(1848~1903)一生平事迹
②油画—作品集—法国—近代 IV . ①K835.655.72②J2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51729号

© Confidential Concepts, Worldwide, USA, 2004
© Sirrocco, London, 2004 (Chinese version)

书 名: 高 更

译 者: 屈海燕

出版发行: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地 址: 上海市尚文路185号B楼 邮政编码 200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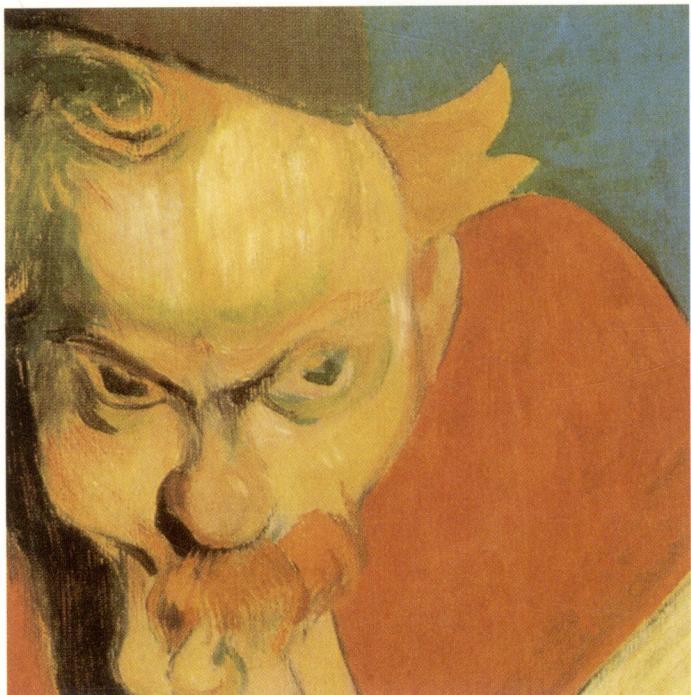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出版日期: 2004年9月第1版 2004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62-6811-6 / J · 70

图 字 号: 09-2004-300

定 价: 58.00元



高更





1903年5月8日，一位毕生致力于歌颂大洋雨林地区自然与人类的原始的和谐之美的艺术家离开了人世。在离去之前，他与当地殖民官员进行了徒劳而且令人精疲力竭的战斗，但他失败了。他要面对的，是所谓煽动土著居民叛乱和诽谤当局的罪名，并由此要遭受巨额罚款和监禁。在与世隔绝的孤寂中，他忍受了长达一周的肉体的剧烈疼痛，终于离世。这位艺术家就是高更（Gauguin）。他曾将其在阿图奥纳的住所命名为“欢乐之屋”，在小屋木刻浮雕上，刻有这样的话：沉浸 in 爱中，你将是幸福而神秘的。而他的死，与之构成的对比令人心酸。

在给巴黎的定期报告里，一个主教这样写道：“此地惟一值得注意的一件大事就是一个叫高更的——这个人所不齿的家伙的突然死亡，他是个所谓的艺术家，然而却是上帝以及一切体面事物的敌人。”¹ 在20年之后，这位艺术家的名字方才出现在他的墓碑上，而这份迟到的荣誉的获得本身就富有传奇色彩：一位美国托钵僧社团的画家发现了高更的墓。

是由于有那么几个对艺术一知半解的旅行者和殖民者，这些人尽管仇恨他，但却难以抑制自己的贪欲，他们贩卖他的作品以图牟利，也因此使高更的部分作品得以幸存。阿图奥纳的一个宪兵负责监管高更作品的销售，他还亲手毁掉了几幅被认为是冒犯了纯洁道德的画作，并不耻于偷窃几幅带回欧洲，还开了一个高更博物馆。正因为如此，高更的作品，没有一幅保留在塔希提岛。

1. 雪景（卡索街的雪）

1882～1883年，
布面油画，
60×50厘米，
哥本哈根耐卡斯堡
雕塑展览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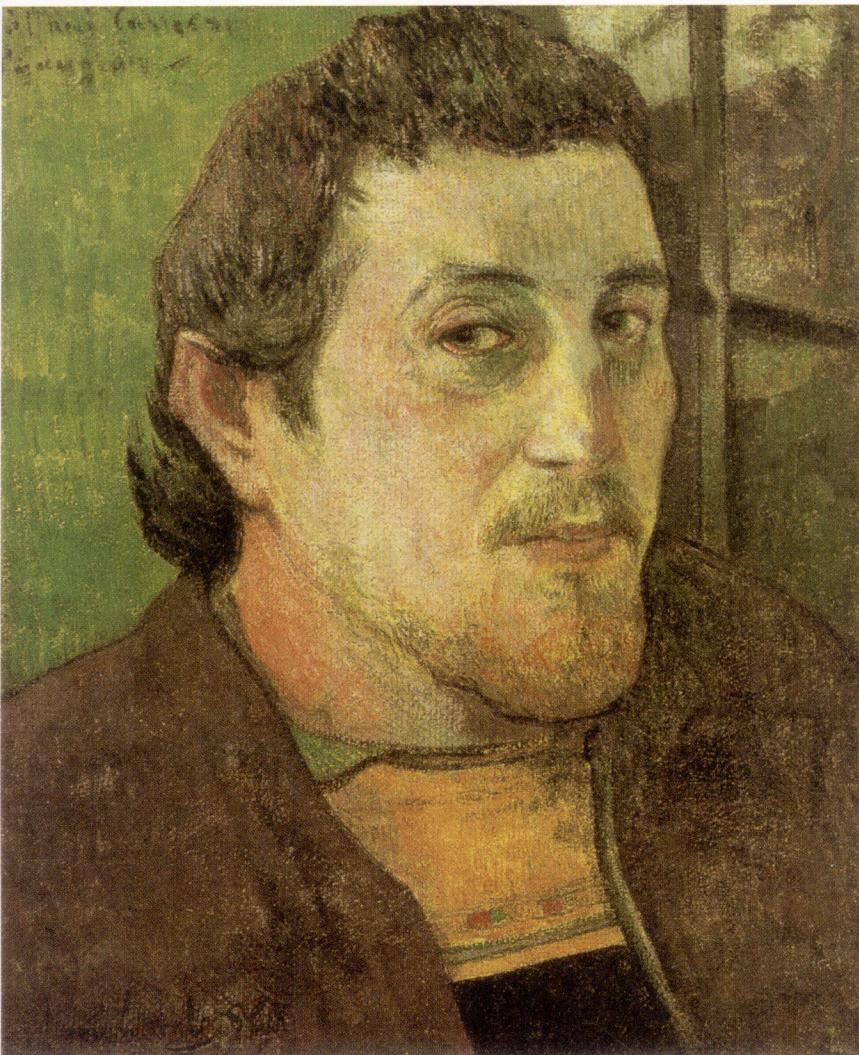
高更去世的消息，在四个月之后才传到法国，引起了人们对其生平和作品的前所未有的关注。艺术家关于本人身后荣誉的预言成为现实。他与许多死后才出名的艺术家们的命运如出一辙。达尼埃尔·德·蒙弗雷（Daniel de Monfreid）在高更死前几个月给他的信中也预示了这一点：“公众正在逐步地欣赏你，你若回来，将会破坏这一过程。作为一个空前的传奇般的艺术家，你从遥远的南大洋，带来令人不安而且无法摹仿的作品，它们无疑是属于一个已从这个世界消失的伟大人物。你的仇敌——那些在红尘俗世里乱嚼舌头的人，你有许多敌人——他们沉默着，不敢攻击你，甚至还没想到这一点，你是如此遥远。你不应该回来。你就不要再从他们口中夺回那根骨头了。你已同那些伟大的

2. 迪耶普海滩

1885年，布面油画，
38×46厘米，
东京西方艺术国家
博物馆

3. 迪耶普的沐浴者

1885年，布面油画，
71.5×71.5厘米，
哥本哈根耐卡斯堡
雕塑展览馆



死者们一样无懈可击；你在艺术史上已有一席之地。”²

4. 自画像·给我的朋友
卡里埃
1886年，
布面油画，
40.5×32.5厘米，
华盛顿国家美术馆

就在1903年，安布鲁瓦兹·弗拉尔（Ambroise Vollard）在他的巴黎美术馆展出了大约100幅高更的油画和素描。其中一些由艺术家本人从大洋洲寄来，另外的则是从一些画商和收藏家处购得。1906年，在巴黎新开张的秋季沙龙（Salon d'Automne）里，举办了高更作品回顾展，共展出227幅（不包括目录里无编号的）作品：有油画、版画、陶器和木刻。比利时的首席艺术批评家奥克塔夫·毛斯（Octave Maus）就这次展出评论：“保罗·高更是一个伟大的色彩大师、美术家和室内装饰家；一位多才多艺且满怀自信



的画家。”³ 关于人们是接受还是排斥他的艺术信条，以及他在艺术上的地位问题，不同时代具有不同艺术品位的研究者的观点大相径庭，但各有其合理的根据。有人视他为现实主义的破坏者，认为他反叛了传统，为“自由艺术”开辟了道路，如野兽派、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或抽象派。还有人恰恰认为高更继承了欧洲的艺术传统。而一些同辈艺术家则对高更远离欧洲的做法不敢苟同，甚至表示怀疑。在他们看来，一个真正的艺术家能够而且必须扎根于自己的文化土壤，而不是从异域文化里获取灵感。毕沙罗（Pissarro）、塞尚（Cézanne）和雷诺阿（Renoir）是这类观点的代表，他们认为高更从波

5. 在哥尔哥塔的自画像
1886年，
布面油画，
 74×64 厘米，
圣保罗美术馆



利尼西亚文化中借用的方式是一种“劫掠”。

6. 自画像·可怜的人

1888年，
布面油画，
45×55厘米，
阿姆斯特丹文森
特·凡·高博物馆

人们对高更的艺术有相当多的争议绝非偶然，因为他的生活与作品常常呈现出多重矛盾，尽管只是外在的矛盾。然而，他的生活与其创作水乳交融，后者体现了他对于生活的理想和观念。尽管这种生活与艺术的有机结合经由永无休止的斗争才得以实现。他为艺术家的权利而斗争，为生存而斗争，与公众舆论斗争，还要与不理解他的家人和朋友斗争。当然，还有最终的自我内心的冲突，即在保持其身份认同感的同时坚持他的艺



术上的创作与自我。高更几乎成不了一个“重新发明绘画”的艺术家（莫里斯·马兰盖 Maurice Malingue），但是他“开创了现代艺术”（勒内·于更 René Huyghe）。

高更在成年之后才开始其艺术生涯。在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出他将来会成为一个艺术家。1848年6月7日，高更出生于巴黎，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城中进行着巷战，这注定要对他以后的生活产生影响。

7. 画向日葵的凡·高
1888年，
布面油画，
73×92厘米，
阿姆斯特丹文森特·凡·高博物馆



8. 阿尔勒老妇（阿尔
勒疗养院的庭院里）
1888年，
布面油画，
73×92厘米，
芝加哥美术馆

如今很难说克洛维斯·高更（Clovis Gauguin，保罗之父）是否积极参与了革命，但事实是当马拉斯特（Marrast，此人是卡芬雅克Cavaignac将军政府里的一员）在大选中败给国民议会党之后，高更一家就逃离了巴黎。1849年秋，全家人乘船去了秘鲁，在那儿他们得到米内·高更（Mine Gauguin，母亲）颇有势力的远亲的庇护。1849年10月30日，克洛维斯死于海上，他的妻子独自带着两个孩子，继续旅程。在秘鲁度过的童年永远铭



刻在保罗的记忆里。当地居住着各种肤色的人，却没有种族和社会偏见。人与人之间的淳朴而自然的关系，加上雨林地区耀眼的阳光，色彩鲜明的自然风光，这一切由于珍藏在童年的记忆里而更加迷人。很有可能，这些早年的记忆决定了高更后来发展道路上的艺术品位和理想。当他回到法国之后，这些欢乐无忧的生活随之结束。后来在奥尔良的学校里以及巴黎的中学里，关于雨林地区与海洋的梦想始终伴随着高更。

9. 阿尔勒咖啡馆
1888年，
布面油画，
72×92厘米，
莫斯科普希金美术馆



10. 摔跤的孩子们
1888年，
布面油画，
93×73厘米，
洛桑私人收藏



11. 布列塔尼人和小牛

1888年，
布面油画，
91×72厘米，
哥本哈根耐卡斯堡
雕塑展览馆



12. 布道后的幻像（雅各与天使之战）

1888年，布面油画，
73×92厘米，
洛桑私人收藏

13. 蓝色的树

1888年，布面油画，
92×73厘米，
丹麦哥本哈根美术馆

15岁时，高更在一艘商船上当服务员，曾经航行至南美海岸，几乎是循着他当年海外航行的线路。然而这一浪漫的开始却由于令人不快的变故而突然中断：由于普法战争爆发，他所在的商船被征用，他没去成雨林，却到了挪威和丹麦附近的海岸。

1871年4月，法军溃败，高更作为海军三等水兵回到了巴黎。他的母亲已经去世，位于圣克劳德的住宅也毁于战火。他向姐姐的监护人居斯塔夫·阿罗萨（Gustave Arosa）求助，想谋个职业。在其帮助下，高更当上了证券经纪人。